

中国记者丛书

徐 熊

军事通讯报告选

JUNSHITONGXUN
BAO GAOXUAN

新华出版社

G 214.2
3

中国记者丛书

徐 熊

军事通讯报告选



00056657

新华出版社

京新登字110号

徐熊军事通讯报告选

徐 熊 著

•

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彩虹印刷厂印刷

•
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插页3张 118,000字

1994年5月第一版 1994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 7-5011-2445-0/G·916 定价：4.50元

前 言

《中国记者丛书》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，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，奉献给新闻工作者、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。

新闻记者是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，站在时代前列的人。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，前进脚步的讴歌者，又是历史的纪录者、见证人。在战火纷飞的1947年，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。他写道：“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，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、司马迁，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。”“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最新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。把现实抓得那么牢，反映得那么新鲜，批判得那么迅速！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。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，就像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，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。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？有哪一

位大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？……”

（见《文萃》杂志刊载的《新缪司九神礼赞》）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、司马迁，要把他们推为文坛“祭酒”，这虽然有些过誉，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，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。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，评价是公允的，当之无愧的。

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，熟悉他们的生活，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，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，这套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：

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，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。选入丛书的人物中，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，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，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。时期不同，成长道路不同，活动方式不同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。这样，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、兼收并蓄的特色，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、前赴后继的局面。

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，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。在这套丛书

中；有战地新闻通讯选、考察报告选、人物专访选、农村散记选、经济新闻选、社会调查报告选、报刊杂文选、国际新闻通讯选、国际评论选、东北战场通讯选、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。记者经历不同，活动领域不同，新闻体裁不同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。这样，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、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，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。

再次是，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，正文之后或有编后记、或有作品评介、或有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“我是怎样当记者的”、“战地采访日记”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。这样可以将每个人物的生平、特点、概貌勾画出来，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背景材料，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，提供可靠的资料。

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，有一定的完整性、连续性，全书虽有几十册，但规格是统一的。每册10万字左右，精选精编，装潢设计一律，力求美观大方。为了便于携带，全部采用窄32开本。这些做法是否有当，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，请读者指正。

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。

徐熊小传

徐熊，江苏省滨海县人。1927年7月生，1944年8月参加工作，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系新华社高级记者、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员。1946年4月在《新华日报》（华中版）、华中新华社任记者。此后，作为战地记者，采访过解放战争、朝鲜战争、印度支那战争及对越还击战，写过大量军事通讯和报告文学。此外，还采访过中央政治时事活动，从事国际报道和新闻研究工作。

从1984年秋天起，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导师，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新闻出版》卷国外分支编审，《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》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，《中国实用新闻大辞典》编委，《中国当代高级科技人才系列词典》编委，《中国报界著名编辑记者辞典》顾问。

徐熊出版的单行本有，《进步的旗帜》、《为了祖国、和平、胜利》、《鸭绿江凯歌》、《记者

生活散记》、《生命的火花》、《新闻报道艺术钩探》、《心灵变奏曲——蒋军被俘士兵心路历程纪实》和《新闻思维与新闻心态》等。

徐熊传略被辑入《中国当代名人录》、《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》、《中国当代文化 艺术 家词典》、《中国当代著作出版发行藏书家词典》、《当代“老新闻”》、《中国报界著名编辑记者辞典》等书。

目 录

第一部分 在解放战争中

- 阎王鼻子山下…………… (1)
- 附：一次没有“采访”的采访…………… (3)
- 鸵鸟的窘态…………… (16)
- 战斗在淮海战役中…………… (19)
- 战斗，在火网中进行
- 记上海浦东之战…………… (47)
- 艰苦的模范工作者昃向福…………… (60)

第二部分 在朝鲜战场上

- 开城的记忆…………… (71)
- 南方的怀念…………… (80)
- 鸭绿江凯歌…………… (85)

附：近水远山皆有情

——《鸭绿江凯歌》采写体会……（90）

第三部分 在印度支那战场上

“富科特山精神万岁！”……（101）

弹火里的演出

——中国的文艺战士在老挝解放区…（112）

创造光辉业绩的人们……（119）

访金边前线……（128）

附：望闻问切

——记一次难忘的采访……（136）

湄公河上……（142）

人民战争歌一曲……（148）

忆往事，风雨曾同舟……（156）

深留在忆念里的友情……（172）

第四部分 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

韦学锋，火线上的活雷锋……（183）

他的生命火花在战友心中燃烧……（192）

后记……（223）

第一部分

在解放战争中

阎王鼻子山下

沂鲁山区阻击战的第二天，自莱芜东犯的蒋军第五军二百师，在解放军节节阻击下，胆小如鼠地爬到了阎王鼻子山（在莱芜东四十里）脚下，人马杂沓，麇集在山沟里，东张西望。

解放军一个排在山上守候多时了，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

班长杨庆堂问何万福：“你看敌人像个什么？”何万福做了一个鬼脸回答：“像个狗熊。”“嘿，像个狗熊！”两个班都笑开了。

蒋军向后一退，用山炮向上轰了十五分钟，山头上寂静无声，两架蒋机打了几个转，也无精打采地溜走了。

三班长程景义拉一拉郝奉初的衣襟，指着山下说：“看那些熊家伙开始向上爬了！”机枪班长徐孟吉在旁插嘴：“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，得注意！”机枪副班长韦昌华对着瞄准器瞟了瞟，转身问同班：“给敌人个什么？”齐声回答：“给敌人碰一鼻子！”韦昌华笑道：“这个鼻子可不简单，一碰就要叫他见‘阎王’。”

蒋军爬到半山腰，犹豫了一会，忽然“勇敢”起来，直起腰杆冲上山顶。“哒哒哒哒”山上的机枪叫开了，蒋军队形大乱，回头就跑。程景义、杨庆堂两个班以猛虎下山之势一齐杀上前去，四五百蒋军官兵像迸发的山水一泻而下，跑在后面的应声而倒。何万福一面追击，一面指着敌人遗下的尸体叫道：“敌人又玩新战术了，这叫做肉弹战术！”隐蔽在大石下的几个勇士，也集中火力向蒋军猛烈发射，半个钟头后山上蒋军连个影子也没有了。当剩下的蒋军爬到了附近的天井峪时，忽然手榴弹、机枪又从山的每个角落里响起，蒋军丧魂落魄纷纷下滚。这时小岭上又跃出一班勇士，机枪互助组长肖辉向逃命的敌人大嚷一声：“往哪里逃，咱们等候你多时了！”蒋军东碰西撞，被解放军勇士打得无地可钻，一个个在阎王鼻子山下见到了“阎王”，阎王鼻子山仍然坚守在解放军手里。

(1947年7月)

附：

一次没有“采访”的采访

—

善于采撷的人，知道如何去用群众的思想火花编织智慧的摇篮。我不善于采撷，这次也未想到要采撷，而战士们闪光的思想和乐趣丛生的谈笑，却如一把智慧的钥匙，打开了我朦胧的心扉。

那是35年前的事了——1947年夏天，在全国解放军“百万旌旗大展开”之时，我跟战士们一起，依依告别沂蒙山区，向着鲁西南挺进，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。

战士们刚刚从阎王鼻子山上撤下来，战尘未洗，一身硝烟，还散发着浓郁的火药味。我的心完全被他们的战斗回忆吸引住了。

“敌人敢上来，就给他碰一鼻子！”

“哈哈！这鼻子可不简单，一碰就叫他见阎王！”

他们你一言，我一语，把个战斗场面描绘得有声有色。欢笑声不断激荡着群山。我也跟着笑，笑弯了腰，笑痛了肚皮，谁都忘却了我们这是正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急行军。

我的兴趣虽然很浓，却只是注意听着，一句也未向他们发问，怕打断他们有趣的话头，怕破坏他们欢乐的气氛。我已忘了我是个记者，是来采访他们，报道他们的事迹的。我只觉得我是他们中的一员，跟他们一块踏着一条条弯弯崎岖的山道，甩去一程程蜿蜒的月色。渐渐地，他们也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个新来的伙伴，跟我打趣逗乐。

我跟他们搞得越熟，越感觉要是开头我正经八百地向他们采访，他们准会摇摇头笑：“不值得上报！”那我也就只好“身入宝山空手回”了。因为这只是一个排打的一次普通而零星的阻击战啊！说不准它在纵队司令部那里“连号也挂不上”。就拿一个团的范围来讲吧，它也不过是“小仗一场”。如果把它放到“华东战局看神变”的整个战场之中，那它就更如在浩荡的激流中掀起的浪花一朵了。兴许还未等到人们看清它绽开的美丽的姿容，就已在人们眼前消逝。

然而他们自己是怎样对待这场战斗的呢？虽说是打的一个排的阻击战吧，他们却也有兵有将地正正经经地摆下了大阵势：兵分三路设伏，有主守，有

侧翼，先施“拖刀计”，后使“回马枪”……那可是三块铜板摆两处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“火铲当锣打——小事大办”啦！那是因为他们掂了又掂压在他們身上的重担：山下的敌人可有一个营的兵力，正探头探脑，觊觎着山顶呢。而山后却有我千军万马在奔腾。算一算，占据着这制高点，每小时可以保证多少铁流从这里穿过？

一上来，他们的所有的火力都压住了劲，只有几处稀疏的枪声把敌人的兵力往上钩。当敌人神气十足地进入我火网之后，突从喊声起处，扼守正面阵地的勇士们以居高临下之势，向敌人猛烈开火，把敌人弄得天摇地晃，丢胃弃甲，掉头逃窜，落得个“驼子走下坡路，越趋越陡”。而在半路上又杀出一支伏兵，一声吆喝：“往那里逃？老子在此等候多时了！”等到最后一支“守山大军”在接近山麓之处断住敌人退路时，敌人的攻山部队已所剩无几了……战士们谈起这些来活灵活现，活脱张翼德大战长坂坡！

尽管如此，我仍然没有想到要报道它。它毕竟不是大仗、硬仗、恶仗，也不是大战役中的一个小战例。它没有掷地可响的豪言壮语，没有惊险的白刃肉搏，也没有动人心魄的激烈冲杀反冲杀。它有的只是勇敢、沉着和机智，只是一腔热忱和相互间的鼓励，只是革命的乐观精神，而这一切在我们每

个连队的每次战斗中，谁又不是这样呢？！

当其时也，我向外线运动的整个大军犹如湍急的流水，以飞快的速度奔泻，行动的节奏短促而猛烈，“势如彍弩，节如发机。”当我随同战士们昼伏夜行地到达津浦路上的战略要地泰安城时，守敌竟然不战而溃。我为我军取得腰斩敌人战略运输线的重大胜利而兴奋，不过我还是未想到要报道它，也无法报道它。因为“激水之疾，至于漂石者，势也。鸢鸟之疾，至于毁折者，节也。”在我军这种锐不可当的攻势面前，区区守敌想要阻挡，当然也只能是“抓沙子搪水，徒劳无功”了。且想，既然泰安的夺取是在我大军压境之下一枪未放而得到的胜利，那么以报道典型事例为主的前线记者又有什么好写的？要报此城的攻克，华东野战军前线分社（后为总分社）自会在战报上提它一笔；要指出此胜利的意义，他们也会在战局评述中写上几句。

然而，战士们又一次给我以启示。我正坐在岱庙前的一棵大树下，低头追忆着、沉思着、记述着，记者的一种“职业癖好”，本能地驱使我把战士们一路欢乐不加修饰地描述往我的日记里装。突然眼前的一个情景打断了我的思路：一批惊散四逃的国民党守城官兵被捉来并被查询。我放下了笔，投入了他们的交谈。随后，俘虏带走了，一场极为热烈的议论又在战士中爆发开。“看他蒋介石军

队，心果真空了，这么个军事重镇，只派一个营的兵力把守。”“国民党军队真像一只鸵鸟，它把头插进沂鲁山区，而把尾巴放在津浦线上挨打。”

“他们是拆裤裆补前襟，遮住了胸脯露出了屁股。”

……

当然，直到这时，战士们智慧的火花，生动的比喻，诙谐的语言，也还仅仅辉煌了我日记上“新的一页”。

当我们踏上鲁西南土地的第一个夜晚，又发生一件使我的心境难以平静的事：我和战士们一道在一个劫后的村庄寻找地方露营，忽然一阵如泣如诉的声音隐隐约约地向我们传来。我们循着声音走去，哭声越近越大，是那么凄惨悲切。走近一看，原来在一个坑里横七竖八地放着一堆尸体，坑旁一位老人正在伏地恸哭。我们鼻子一酸，都不禁流下了泪。经过询问，我们知道，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溃逃前干下的滔天罪行。

痛楚和怒火煎熬着我的心。我想起了从前我读过的一篇给我印象很深的战地通讯《枯井旁的哭声》，我不是也可以揭露它一下吗？可是正因为如此，我又从“报道角度”看，这两件事主题雷同，再写是没有什么“新闻价值”了。事仿是攀登的垫砖，也是攀登的锁链，我这样想。于是我决定不写了，把仇恨深深埋在自己的心底深处。